



【鬼才】

吾敬李鴻章之才 吾惜李鴻章之識 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

下

◎ 浩明 著





二四十一

李鴻章



李 鸿 章

(下)

浩 明 著



01678638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五章 在辉煌的日子里

一、以退为进，李鸿章虚晃一枪“我要回家”

山东三个月的追杀终于迫使最后一个捻军的首领张宗禹投入滔滔的黄河，捻军象一颗危卵，被李鸿章的淮军碾得粉碎。强大的军队在胜利声中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

正是暮春的夜晚，来自渤海湾的凉风轻拂着德州帅府门前的一排竹林，诺大的院子显出与周围欢庆锣鼓不相称的宁静，左厢房那一盏桔色的灯光，映出一个不断徘徊的身影。“唉，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停下慢踱的脚步，李鸿章，这位赫赫有名的淮军首领突然发生了莫名的感叹。

“帅爷何出此言，依帅爷年纪和帅爷事业一样，正是如日中天啊！”坐在那盏红纱裹就的宫灯下的一位中年人接口道，这位中年人就是李鸿章的心腹部下，淮军的左统领刘铭传。

“你有所不知啊！”李鸿章转过身来，温柔的灯光一下子洒满他的全身，使得他那张清瘦的脸果然显得疲惫和苍老。“人过不惑，身体便要走下坡路，我如今又过其五；此次征战漂泊不定，不比在皖，战虽已胜，可我们又不可在此久呆，马上又要行军，太累了。”

“为什么不在此休养半个月呢？”刘铭传问。

“你看，”李鸿章走近桌旁，从公案上拿出一道黄色折本，“皇上已严令我们即日将军队撤出黄河以南。”

“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罢。”刘铭传腾一下站了起来。声音也提高了不少。一道光线照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脸，显得十分地冷峻，“我们半年马不停蹄地四处追杀、堵截，人困马乏。如今可胜了不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怎么能行？”

“省三，不要激动，时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李鸿章语调亲切而又威严地对他这位老乡说。

“是，望帅爷多保重身体。”刘铭传跟随李鸿章多年，深知其脾气，便不敢多说，一躬身就退下了。

待刘铭传一走，李鸿章便一屁股跌坐在太师椅上。连续几个月的征战确实使他有些疲劳，但皇上的诏书却更使他心神不定。他闭上眼，便又想起他的恩师曾国藩临走时的一番话来，“少荃阿，此去山东，乃京城之腹地，你率十万淮军，凡事要考虑周全，不可大意啊，切不可让朝廷有所猜疑……”，“是啊，是不是功高震主了。”他暗暗问道，又想起曾国藩忍痛裁撤湘军的事来了。

“不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来我得主动一些，否则不妙。”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的李鸿章考虑了好一会，终于下定了决心，“明天就写奏折，请求裁撤淮军。”

第二天，李鸿章便下了一道命令，全军准备撤回安徽，同时他又写了一封奏折，言辞恳切，请求裁军，另外，他又专门给多年与他争胜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急恨，今事当已了，撤军归农是素志，此后弄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涤相亦请留二万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烦否？”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鸿章便带领浩浩荡荡的人马，后军改前军，迅速地回到了家乡。而就在这个期间，果不出他所料，关于他的行踪的报告及马新贻的奏折已摆放在太和殿内慈禧太后的案头。

“妹妹，这李鸿章果然是忠贞之士，中兴又一能臣啊！”文静安详的慈安太后拿着李鸿章要求裁军的奏折笑着对慈禧说。

“哼，我们不下撤军诏书，他能这么做吗？往日听奕訢等人讲李合肥足智多谋，今日之事果见其见识不凡，比其师父曾国藩多了一份狡猾啊。”坐在一旁的慈禧一边让宫女修着指甲，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不管怎样，我们大清的振兴还是得靠他们这些汉人。”

“是啊，左宗棠为人恃才狂傲，放其西边尚能独挡一面，中原初平，贼乱未必不会死灰复燃，李鸿章的淮军强壮悍勇，还要用他来替代湘军，抵我八旗兵之不足啊。”

“那么，我们何不召其进京，对其赏赐有加，安抚一下他呢？”

“姐姐，所言有理，我也正这样考虑，不过赏他之时，也要加封曾剃头与马新贻，使他们牵其臂肘，姐姐认为如何？”

“妹妹主意多，当然听你的啦！”

当一骑快马飞奔武昌的时候，李鸿章正坐在武昌官邸的大院内，穿着一身黑马褂和郭嵩焘下棋。这郭嵩焘五十上下年纪，身材瘦高，鼻正口方，浑身透出一股阳刚之气，他和李鸿章不但是丁未科同年，而且又有着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当年他与李鸿章同科中举时就结为挚友，发誓日后共谋大事，后来这郭嵩焘又与曾国藩结了亲家，他的长子刚娶了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这李、郭二人就更加紧密地拴在一块，成为李鸿章密切与曾国藩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棋子。

“筠仙，你的棋艺是越来越高了，半年未谋面，便又胜出我几颗了。”李鸿章执黑笑着说。

“少荃，下棋如人，依你此时之气怎可下此败招呢！”郭嵩焘捧着几根稀疏的胡须一语双关地说。

“你是说我上书裁军？”李鸿章放下了手中棋子一本正经地反问。

“是啊，少荃，以前曹阿瞞兵至许都，创霸主业，这兵权不可没有，更何况你还要什么告老还乡，那桑梓父老多年的心血岂不白费？”

“哈哈，哈哈，贼娘，别人不知我，你郭筠仙今天也居然糊涂如此，该罚啊，”李鸿章听到此处，不由仰天大笑，得意之色宛如幼童。

“我李合肥兵出之时，就有治国之心，怎会半途而废，只是于捻平时，亦欲抽身，踌躇四顾，无可与言，姑就疆事，与为委蛇罢了。”

听了这一番话，郭筠仙先是一愣，继而也不由仰天大笑，“少荃果然雄风不减当年，智谋却又更深一层了。”

两个人推倒棋盘，站起身来，一边聊一边向花园走去。

“老爷，皇上派人来了。”老管家李忠突然慌慌张张地从后边追来。

“什么？”李鸿章陡然一惊，“此离京城甚远，来有何事？”

他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来了多少人？”

“三个公公！”李忠答道。

“噢！”李鸿章不由松了一口气，“知道了，下去罢。”

郭筠仙这时也从呆滞中回过味来，拍拍他的肩，“快去换衣服罢，只会是好事！”

换好衣服，走入厅堂，李鸿章一眼看出坐在左边太师椅上的公公是慈禧身边的，姓李，他们在曾国藩的寿宴上有过一面之交。

这时，李公公一看李鸿章穿着官服进来，也立即站起身来，从身后抽一卷黄绢，“李鸿章接旨！”

随着这一声尖尖的尾音划过，李鸿章恭恭敬敬地跪下了。

“朕欣闻爱卿李鸿章征战胶东，剿灭捻贼于一旦，稳固社稷、安抚百姓，功勋卓著，特赐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之职，赏太子太保衔，回任湖广总督一职，另：赐刘铭传爱卿男爵衔，秋日上京领

赏，钦此。”

“谢皇上圣恩，”李鸿章听到此诏，不由地惊喜交加，喜的是终于皇恩浩荡，恩赐有加，惊的是让自己上京领赏，不知两个太后又玩什么花样。

“李大人，恭喜你啊”李公公收起圣旨，上前扶起李鸿章说。

“多谢，多谢，公公偏累了”，李鸿章赶忙收回神来，与李公公携手落座，不免寒暄一番。

送走了三位太监，李鸿章不及换衣，便快步走到书房，郭嵩焘正安详地捧着一本《史记》等着他的消息。

“筠仙，你说该怎么办？”李鸿章粗略地把刚才的情景向他复述了一遍。

“依我之见，此次入京不会有大的危险，因为你一不留淮军于黄河以北驻防，二也没有结社朋党，更何况，朝廷多乱，内忧外患尚需你的淮军出力呢。”

“嗯，看来北上无妨，且可借机一探主人翁的态度。”

进入九月份的武昌天气，已不再像前两月那样闷热而又潮湿，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李鸿章正好要趁时赶赴北京，去晋见刚刚换过牙的小皇帝和两位风华正茂的女太上皇，让风水先生择了吉日，正是九月十九日。一大早李鸿章便衣冠齐整地走出卧室，吆喝随从准备上路了，由于去京路途遥远，李鸿章身着便服，头戴一顶乡下的瓜皮黑帽，身着灰色马褂长袍，脚登一双圆口黑布鞋，一派乡下教书先生的模样，他这次去京只带了五十个亲兵，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老仆李忠。

“老爷，门外边跪了一大群人，说要见你。”李忠匆匆从门口赶回来，向正在掸衣整帽的李鸿章说。

“嗯，”李鸿章一愣，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料想无非是一些为民请愿之人，“贼娘，早不来晚不来，偏拣老子走的时候来。”，李鸿章一边暗地里骂，一边向门口走去。

打开门，李鸿章顿时给气个手脚冰凉，门头广场上黑乎乎地

跪了三三十八，领头的几个正是刘铭传、周盛波、杨鼎勋等淮军主要将领。

“你们要干什么？”李鸿章定下心来，严厉地问，声音因高而略带沙哑。

听到这话，刘铭传与周盛波互看一眼，周盛波便脖子一扭噙声噙气开了口：

“帅爷，听说你此次上京是要裁撤淮军，那可不行，弟兄们都是老家的人，这一裁可让他们往哪里去。我们因此特在此跪请帅爷一定要劝谏那小皇帝几句，我们替他保江山，让他在北京享清福，他可不能……”

“住嘴！”周盛波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却早被气得发抖的李鸿章喝断了。

“你们太放肆了，怎敢乱评国事，皇上若知定会抄斩满门。”李鸿章厉声地训道：“更何况，淮军本是皇上的，要撤要裁岂能有你们说了算，都给我回去，禁闭三日。”

“帅爷莫怒，部下不过一时糊涂，只想顾怜我淮军罢了。”一直默不作声的刘铭传这时小声地说。

“哼，还不快回去，军中若再有议论此事者定严惩不赦，走，我们走。”

李鸿章一摔袖子，躬身进了那辆绿蓬胶皮马车。

马车吱吱哑哑地向前驶去，李鸿章的心也跟着波动起来，“唉，这帮人这么闹岂不是要我的命？”可转念又一想，自己也深怕皇上会让他撤消淮军，真个是矛盾至极。

二、骑马紫禁城，李鸿章三见两太后

整个旅途，晓行夜宿，一路无话，大轮的马车颠颠地走了半月有余，这才到了大清王朝的国都北京城。远远地望见那高大的广安门，李鸿章的心一下子又沸腾起来了，一种滨临天子脚下的自豪感使他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强烈地冲动，那就是要为它的安全而不惜付出一生！轿车入城后开始缓缓地行驶，透过车窗可以望见远处那闪耀着明黄色彩的宫殿群了。在夕阳的照耀下，那种黄色的光芒显得豪华气派而又庄严柔和，一阵鸽哨响过，但见点点白影在那巍峨的殿角上徘徊、盘旋，李鸿章看着看着，眼睛不由地又潮湿起来，想想自己年轻时立下的雄心壮志，不就是要象今日这样立马京城，建功朝廷之上吗？

轿车走过天桥，穿过胡同，来到东安门外金鱼胡同贤良寺门前，李鸿章一行就要寓居于此，早有吏部侍郎胡肇智带着一批京城官员恭候多时，把李鸿章迎下车来，携手入寺，挨个寒暄下来，已是快近午夜了。

送走百官，李鸿章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刚才胡肇智随身带来的圣旨使他兴奋不已：“赏李鸿章双眼花翎珊瑚红顶帽，紫禁城骑马，明日养心殿召见。”

“毕竟是皇恩浩荡啊！”李鸿章想，在同辈同科的官员中，他还是第一次受此殊荣。一时间那种感激涕零的心情便又滋生出来，想想过去自己的辛苦委曲、慷慨激昂，仿佛一下子都有了报偿。

就这样胡思乱想一会儿，又迷迷糊糊一会儿，当报更的梆声响了五下的时候，李鸿章便急急地起了床，要晋见皇上的衣服是朝廷昨天赏下来。他小心地穿上，发现居然正合他的身材，又叫醒亲兵，伺候盥洗完毕，李鸿章对着桌上的圆镜悄悄地端详了一

下自己：

虽是四十五岁了，仍然是一头乌黑的头发，鲜艳的官帽下，一双细而长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彩，高高的颧骨中间是挺直的鼻梁，一撮浓浓的山羊胡使得这位大员显得威严而又持重。

卯初二刻，李鸿章乘车到了景运门外。在内廷官员的带领下，他穿过乾清门，来到军机处。在这里，军机大臣文祥，宝璜，沈桂芬带着一批早朝的官员正站在门口恭迎他。双方热烈地问候、寒暄，特别是宝璜，十分喜欢李鸿章的机敏、灵活，两人就歼捻之事聊得十分投机。过了一会儿，沂亲王奕谅、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等都陆续到来，大伙儿因久居京城，对战事都只是耳闻而未目睹，今日见到李鸿章，便纷纷问询，真是把他当做英雄了。

时间将近已正，传旨过来，要单召李鸿章。李鸿章赶快站起来整衣，跟着一名太监穿过西长街，跨进遵义门，养心殿便在眼前了。

领路的太监进去不久，里面便传来一个漫柔的女声：“叫他进来吧！”

立刻有太监就将话传下来，李鸿章便又摸了摸头上的红顶，弯腰进门，头低着走前两步，双腿跪下，叫道：“臣李鸿章参见皇上、太后，恭请皇上、太后圣安。”

“免礼。”一句很干脆的女音，有别于第一句女声，李鸿章心里嘀咕，这可能就是两位太后了，他摘下官帽，高声说：“臣李鸿章叩谢皇恩。”同时以头叩地，发出闷闷的三响，行完礼李鸿章站起身来，走到前边的一块垫子上跪下，开始听候皇上的旨意。

“李鸿章，你的兵勇都撤了吗？”刚才的那个女中音开始发问了。

“天哪，一上来就问兵的事。”李鸿章心里想，一紧张，额头便已湿成一片。

“是的。”

“都撤到哪里了？”

“大部分在安徽境内，一部分在京鲁交界，一部分跟随臣下在武昌。”

“嗯”，发问的女中音似乎对李鸿章的回答还算满意，从鼻孔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嗯声。

“你的老师曾国藩呢？”另一个女人问。

“回太后，恩师正在家乡勤练湘勇。”

“战事已息，兵勇怕不用那么多了吧？”

李鸿章一听此话，心中不由格登一声，但却不敢稍有辞色，只顾低头“嗯”了一声，暗想这才是切入正题了，看来这裁军是不裁不行了。

谁知，慈禧、慈安两太后并没有顺势追问下去，而是话题一转，问起李鸿章一些家事、私事，李鸿章一概胡乱答应，脑子却再也集中不起来了。

“好了，你先跪安吧，隔天换牌子。”终于，那个好听而又干脆的女音发话了。

“是，谢圣恩。”李鸿章赶紧叩头跪安。趁着起身的时候，一抬头扫了前边一眼，才看见正中的小皇帝直呆呆地盯着他，皇帝后边的帘子里，一南一北端坐着两位太后。他暗里琢磨，北边那个说话干脆的女人可能就是慈禧了，人说她有则天之风，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慈安问话不疼不痒，显然是恩慈过于才干。李鸿章托着帽子一步步后退，直退到门帘边，才慢慢转身出门。

接下来两天，都是由六额驸景寿带领，在养心殿东暖阁被皇太后、皇上两次召见，但都只略略问了问洋枪洋炮的事，还有淮军的将领打仗如何等，没有什么实质的问题，这不免使一腔热血，决心力陈自己富国强兵的李鸿章有些失望。

晚上侧卧床头，李鸿章仔仔细细地回忆了这三次接见，觉得朝廷无非关心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淮军和曾国藩的湘军的去留善

后问题，看来，朝廷对他们是既担心又重用，短期内还离不开这两支强大的地方武装。想到这里，李鸿章索性披衣起床，铺纸提笔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侧闻天语，留待撤军议完再行北上，内意虑左帅难了两事，必欲留湘。淮军以作后劲……”写完后，李鸿章封好火漆，这才重新躺下，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日上竿头，李鸿章这才起床洗漱用过早点，来到客厅，早有管家李忠上前来有一叠请柬须要他过目，于是他信步走到八仙桌前，上边早擦了足有二尺高的请柬，随手翻翻，便见有各科门生公请、丁未同年公请、直隶籍京官公请、安徽省京官公请、有文祥单请李鸿章、宝璽全请、有恭亲王专请等等，李鸿章放下手中请柬，单拣出恭亲王奕訢的那张，只见左一张公文大小的红纸袋上写着几个烫金的隶书大字：李鸿章大人阁下启。打开纸袋，里边还有一张红纸，依旧是烫金字体，写的是邀请他去亲王府参加便宴。看着这请柬，李鸿章不由想起了奕訢那英俊的面庞和伟岸的身材来，虽然他和恭亲王只见过一次面，但凭和他的书函来往和耳闻，他深觉他如今正深得两位皇太后的宠爱，李鸿章认为可以通过与他的交往来探听一下上面的意思，疏通一下和上面的关系，于是他决定要认真真地去赴一次这亲王宴。

第二天傍晚，李鸿章便整衣修帽，带上准备的礼物，坐上绿呢大轿，向恭亲王府进发。恭亲王府坐落在紫禁城之北，穿过几条小巷，七拐八弯，李鸿章便分不出东南西北，索性闭上眼养会儿神，听到一声落轿，这才睁开眼，掀开帘子，走出轿来。定睛细看，但见这恭亲王府果然气派不凡：一溜的红色高墙，正中是高大的门房，黄色的飞檐流瓦表示这是皇家的住宅。屋檐下是蓝色的装饰画，正中一个紫底金边的大匾，上书“恭亲王府”四个大字。再往下，在四根红色木柱的围绕下是黑漆的大门，每扇上面都有几颗碗口大的铜色包钉，使这门坎显得雄伟而又威严，十五级的汉白玉台阶两旁是两个圆睁怒目的石狮，活现的神态中隐藏着主人的权势与显耀。

“果然是气度不凡啊!”李鸿章暗暗地感叹着。

这个时候，早有侍卫通报进去，片刻工夫大门洞开，一行人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正中一人中等身材，四十上下年纪，生得眉清目秀，一边下台级一边朗朗地开了口：

“李大人久候了。”

李鸿章万万想不到堂堂的道光之子，名震朝纲的恭亲王爷居然会亲自出门迎见，一下子激动得热泪盈眶，赶紧趋前两步，口中念道：“卑职李鸿章叩见王爷。”说着便要下跪。

奕訢忙跨上一步，双手扶住，说：“大人免礼。”携起李鸿章的手，一起向门里走去。

进到客厅，李鸿章重又叙过大礼，这才分宾主坐下，奕訢把李鸿章端详一番，轻声说：“大人辛苦。这些年，悍匪猖獗，祖宗江山实赖保卫，大人雄风万里，与曾中堂一道，转战沙场，备尝艰险，我先给大人言谢了。”

这一席话，直说得李鸿章自头到脚都觉得暖融融的，赶紧拱手说道：“全仗皇太后、皇上齐天洪福，靠王爷库庙漠硕画，卑职何功之有？但愿从今以后，四海安夷，国运隆盛。”

言谈之间，诤亲王奕谅，军机大臣文祥来了，他们都是奕訢请来陪酒的，人一到齐，日也过午了，诤随请大伙入席。

过了一个长廊，饭厅就在眼前了，里边早已一切准备就绪，客人们相互谦让一番，结果是奕訢、奕谅因是王亲宗室而并坐上席，李鸿章面东打横坐主席，文祥右下作陪。只听奕訢轻轻拍了两下手，仆人便开始上菜了。一长串仆人一人手里捧着一碗菜，恭恭敬敬走上来，轻轻放到桌面上，然后再蹑手蹑脚地离开，菜不停地上，直到八八六十四碗菜摆满了桌面这才停止，李鸿章看到这些丰盛的酒席，想起自己在前线上最好时也不过四菜一汤，心里暗叹这些皇亲国戚也太奢侈了，正在嘀咕之时，奕訢早端起了酒杯，亲自走到李鸿章面前，朗声说：

“李大人出生入死，保卫祖宗江山，功绩显赫，我特敬大人

一杯，以示谢意。”

“不敢，不敢，卑职不敢。”李鸿章连忙起身，一不小心，把桌上的酒杯掀翻了，早有侍候的太监上前重新斟酒，李鸿章双手举杯过顶，口中讲道：“祝皇上、皇太后洪福齐天，祝亲王爷事事如意。”然后才一仰脖，一饮而下。

接下来，便是众人你劝我饮的，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李鸿章趁机向这些权贵们套问了皇太后的意思，了解到不久上面将调曾国藩移督直隶，让他回南京裁军，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吃完饭，奕訢又请了京城有名的戏班唱了《打渔杀家》中的一折，最后直到日落西山，文祥、奕訢留住看了一会，这才手牵手送他到大门之外。

三、我有淮军，我怕谁

从恭亲王府回到住所，李鸿章早已精疲力尽了。以后接连的几天，又是去赴宴，又是去听戏，弄得神心劳顿，不由他想起南京来了，于是他上书皇上，以安顿军务为名，要求回去。奏折很快就批了下来，李鸿章又选了十一月一日作为启程日期，等一切准备就绪，才想起应该去京城里转一转了。

这一天天气异常晴朗，真是个湛蓝的天空中无一片云彩，茫茫的苍穹就好像是一匹无边的蓝色绸缎，纯粹而又有光泽，李鸿章早早地起来，穿一身黑绸罩衫，带着一名贴身护卫翟彪就摇摇晃晃地奔京城闹市而来了。

北京经过明成祖的修建，三百多年的帝都历史早已把它和繁华联系在一起了，从贤良寺到地安门，走不过一盏茶的路，沿途叫买叫卖的，开铺摆摊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特别是进入地安门，更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一街两行，全是摆地摊的，从这头望那头，只有拥挤的人群在攒动。

李鸿章信步走在这人群中，一会看看这一会看看那，只是什么也没买，忽然前边人群中一片“好好”的赞美声吸引了他，走过去一瞧，原来是一位卖字先生，正左右开弓，同时书写对联，只见他身子微斜，低首凝眉，略一运气便左右手同时着墨，顷刻间一幅遒劲的行书便跃然纸上：

“睡狮猛醒天下晓，卧龙惊起雨中春。”

字迹刚键有力，颇见功底，李鸿章也不由微微颌首，拍手称道起来。写完字，那位先生直起身来略等一会把纸轻轻一抖，便挂在了左边的竹竿上。这时候，李鸿章才看见原来头上早已挂了足有十几幅对联，他一幅挨一幅地看下去，觉得这些对联不仅字好，内容也与常人不同，特别是右首那一幅：

“对酒高歌，弹长铗以待明主”

“仰天长啸，仗韬略翘首盛世。”

“这定是位奇人。”李鸿章暗暗想道，正想上前结识，忽然人群一阵混乱，听见有人嚷：“快走啊，赖大少来了。”顷刻间，大街上人已行走过半了，那位写字先生也赶快起身开始收拾行装。李鸿章与翟彪闪身一旁，决意看看是什么人这么厉害，在京城重地也敢横行。他拍拍身边的一个老头，悄声问，这赖大少什么来头，老头低声地说：“先生你是外地人，不知道那奕淙王爷刚收了个干儿子，就是赖光铭，这赖光铭听说武艺高强，但就是残暴贪婪，整天在街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说话间，只见一帮人马已到了眼前，正中一个五短身材，生得鼻阔口方，扫帚眉，三角眼，一脸络腮胡子，他们走到李鸿章旁边就停下了，旁边一个打手上前，恶声恶气地对那个写字的先生说：“喂，臭写字的，是今天刚来吗？”

“是。”

“知不知道规矩，先给我们赖大爷交保护费二十两银子，否则砸了你的摊。”

李鸿章在一旁一听，不仅气上心头，心想这群混蛋也太黑心了，一幅字，不过值银几钱，一天下来，也不知能不能卖一两纹银，他居然一开口就敲诈人家二十两，他决心暗中助那写字先生一把。

“回大人，我没银子。”

顺着话音，李鸿章扭头一看，这才发现那写字先生原来是位年轻书生，生得剑眉虎目，器宇轩昂，听他声音，不仅不害怕，反而柔中带刚。

“嗨，你敢造反？”

那个打手，一下子便掀翻了桌子，扑地上来就要动手，李鸿章不禁暗暗担心，谁知只听“唉哟”一声，那个五大三粗的打手跌出去三米远，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